

宋林

范宝琛

守望每一盏灯火

老屋里的梧桐树

电,日用而不觉,又须臾不可缺。电工,或许平凡,但做的是一份守护幸福、守护希望的事业。

今天的中国,是世界第一电力大国,各行各业因电能而蓬勃发展,人民生活因电能而温暖璀璨。

每一盏灯火,都需要也值得守候;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,才成就灿烂星河。

海岛上,空气里那股咸湿的气息,恰是我最难割舍的味道。16年来,每日巡线里程10公里左右,走过的路,已经能绕地球赤道一圈多。在海风中守望百家灯火,既是工作的日常,也是别样的浪漫。

我工作的田横岛面积只有1.46平方公里,居住着300多户人家。16年前,老电工退休,海岛电力设施的日常运维、居民用电线路维修成了棘手难题。21岁的我辞掉原来的工作,自告奋勇回岛当起了电工。

立杆架线、检修线路,岛上的巡检路我走了不知多少回。10台变压器、26基高压电线杆、5公里架空线路、3.1公里海底电缆、12家旅馆饭店、300余户居民家中的电器与线路,我都熟稔于心。从前靠双腿走,后来骑三轮车,现在有了巡检车,代步工具越来越先进,出门下意识瞅电线杆子的“职业病”却没有改变。

电,托举的是渔港炊烟,点燃的是产业引擎。过去,岛上照明靠煤油灯,跳动的火苗在海雾中形成点点光斑。后来,岛上有了发电机,亮起了电灯。再往后,一根跨海电缆,打通输送光明的“生命线”,才带来用电无忧、灯火长明的好日子。岛上的各类电器渐渐多起来,大家搞养殖、张罗海岛游,日子越来越有奔头。

电,日用而不觉,又须臾不可缺。记得有次暴雨天,我恰巧在岛外。心急如何返岛之际,几名渔民主动联系我。乘着小船、顶着风浪,我们花了平常好几倍的时间回到岛上。我们心照不宣:岛上要是断电、没人懂电,很煎熬也很危险。码头上指引航向的灯光,渔家乐里锁住海货鲜度的冰柜,冬天取暖的电暖器……电工,或许平凡,但做的是一份守护幸福、守护希望的事业。

受潮湿气候与海风侵蚀影响,海岛上的供电线路和设备更易被腐蚀氧



春节期间,宋林看望岛上老年人。



宋林在田横岛海岸检查海底电缆运行情况。

化,寿命也会打折扣。俗话说“小洞不补,大洞吃苦”,特别是雨季和台风期,如果不经常巡视检查,及时排除小隐患,就很容易酿成大故障。出门在外,我习惯带上一卷电缆,这样随时能就地抢修。想在前头,赶在前头,才能把更多风险化解在源头。

海岛不比陆地,我是这里唯一的电工,遇到问题,大家只能给我打电话,但凡跟电有关的,都是我的事。谁家电器不好使了、线路故障了,无论昼夜、工休、分内分外,我努力做到随叫随到。为了让大家安全用电,我编了些顺口溜:湿手不摸电开关,金属外壳先擦干;鱼枪拉线隐患大,违规操作祸事加;遇人触电木棍挑,喊完电工医院跑……每次上门检修,顺嘴念叨几句,说得多了,大家印象也就深了,就能多

一些保障。

每年除夕,家家户户团圆的时候,也是用电高峰,我给自己定了个“三不”的规矩——不出岛、不喝酒、不休息,保障大家能过个温暖亮堂年。担子重,成就感也高。有乡亲打趣,“要说村里少了一个人不行,那准是大林。”这自然是玩笑话,但我的付出大家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,还有比这更高的认可吗?

今天的中国,是世界第一电力大国,各行各业因电能而蓬勃发展,人民生活因电能而温暖璀璨。每当夜幕降临,看着灯火渐次亮起,宁静温馨,我总是想,每一盏灯火都需要也值得守候;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,才成就灿烂星河。(作者系即墨区供电公司员工)



鸟瞰田横岛。

祖父离世后,留下一栋破旧的老屋,还有院子里那棵粗壮的梧桐树。梧桐树是姑姑远嫁时亲手栽下的,寓意着一份思念的情结。

梧桐是姑姑的乳名,姑姑刚出生,祖父推开门就闻到扑鼻的梧桐花香。祖父欣喜地说,梧桐可是个好名字,一定会引来金凤凰!日复一日,梧桐树蓬勃地生长着,遮挡了一席阴凉。年复一年,梧桐花优雅地盛开着,粉嫩的小喇叭鼓着腮帮子馨香了庭院。

老屋用泥土堆砌而成,厚重的土坯墙夹杂着麦秸草的淳朴气息,黑亮的瓦片在风吹雨淋中褪去了颜色。空下来的老屋几乎不染尘埃,老家具有条不紊地陈列着,遥寄着对岁月的思念。

祖父年轻时当过兵,时常讲起那个川籍兄弟奋不顾身为他挡子弹的故事,这份救命恩一辈子难忘。祖父结婚,川籍兄弟特意赶来贺喜。等到川籍兄弟生下儿子,祖父从山东千里迢迢赶去四川。也就是祖父的一时贪杯,从而为姑姑结下一门“娃娃亲”。

家里人都以为祖父定下的“娃娃亲”是一句玩笑话,时不时地拿来逗乐解闷。直到20年后,那个川籍兄弟和儿子带着贵重聘礼赶来履行婚约了,祖母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。没法子,祖母只好拿姑姑做挡箭牌,说是只要梧桐愿意,啥都行。没想到昔日一提“娃娃亲”就翻脸的姑姑,在打量片刻后,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
姑姑嫁去了四川,为这事,祖母很生气,足足大半年没和祖父搭话。好多时候,祖母会坐在门前的石墩上,傻傻地眺望着胡同口。每当邮递员的车铃响起,祖母乐颠颠地迎上前,一封简单的书信或汇款单,也能让祖母接连高兴好几天。

记忆中,我只见过姑姑三次。祖父过六十大寿,姑姑回来了,她盘腿坐在炕头上,扯着祖母的手有聊不完的心里话。姑姑在娘家住了大半年,那段时间是祖母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,屋子里每天充溢着欢声笑语,祖母好几次笑着笑着眼里就盈满泪。

姑姑返回后,一向健硕的祖母大病了一场。病愈后的祖母变得沉默,她时常眼巴巴地望向窗外。祖父见了,默默地退出屋,蹲在墙根吧嗒吧嗒吸着烟袋。祖母病重,姑姑特意赶回来照料。时间不长,七十多岁的祖母永远离开了我们。祖父喃喃地摇着头,忍不住老泪纵横:“对不住啊老婆子,让你跟着受委屈了。”

祖母去世后,祖父执意不肯搬离老屋,他会长时间依靠在祖母生前坐过的炕头上望向窗外,也会蹲在姑姑栽的梧桐树下默默地端详,还会坐在门前的石墩上眺望着胡同口。每当手机铃响,祖父的眸子一下子多了些光亮,嗓门也变得响亮起来:“梧桐啊,爹的身体好着呢,别牵挂,你也要多保重!”

没料想一向硬朗的祖父突然病倒了,昏黄的眸子久久凝望着院里的那棵梧桐树。姑姑赶回来了,她扑倒在祖父的床榻前悲戚地喊一声“爹”,祖父欣慰地点点头。第二日,92岁的祖父满意地闭上眼睛。

送走祖父,姑姑流着泪给梧桐树浇了水、施了肥,嘴里喃喃自语:以后,就让梧桐树陪伴着老屋吧!一年一年,梧桐花开了又落,落了又开,风拂动着梧桐树发出哗啦啦的声响。

那一刻,我忍不住黯然神伤。我知道,上了年纪的姑姑或许此后再也无缘重返故土,但院子里的那棵梧桐树,却留下一个缠绵悱恻的故事,故事里充溢着悲欢也夹杂着离合。而梧桐花的质朴与浓郁,却会飘逸在老屋的光阴里,伴着岁月历久弥香。